

闲看简说

夜站白瞧

文/阿简

小时候在郊区，除了每年的“六一”学校有点例行的庆祝活动之外，印象中唯一的文化生活，就是看露天电影。

学校门口有一片开阔的平地，戳起两根粗粗的竹竿，就成了简易的露天电影场。迎风飘荡的银幕上，苦大仇深的百姓和钢筋铁骨的英雄轮番登场，揪着大辫子发狠的李铁梅，双手紧握爆破筒的王成，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和许云峰……一个英雄倒下去，千万个英雄站起来。《卖花姑娘》挎着一篮金达莱哀怨地沿街叫卖，《列宁在1918》告诉大家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，总之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着光明的前途，因为进入了社会主义，苦日子眼看就熬到头了。四十年前那段寂寞的岁月里，那些现在看来多少有点幼稚的电影，是孩子大人最大的念想。

在露天电影牛气冲天的年代里，放映员无疑是村里最受瞩目的公众人物，因为掌握着可靠的最新影讯，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，都会有人追上来围着打探：“贵二，今天演电影吗？”老实巴交的贵二通常总是憨笑着如实相告，但偶尔遇到特别淘气的男孩子，他也会学着调一调皮，告诉他们晚上就演《夜战白桥》。那些孩子以为是一部新拍的战斗片，高兴得奔走相告，早早地跑到场子上占地儿，等到天黑还没有一点动静，后来才慢慢悟出，贵二的弦外之音其实是“夜站白瞧”。

说到占地儿，那是民间最讲规则和操守的“圈地运动”，因为圈出的地盘一旦做上记号，便保证再不会有人染指，这似乎已经成了江湖上的规矩。下午没课的孩子们，两三点钟就来到放映场，拿一堆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土块儿圈出各自的领地，一部分留给家人自用，富余的送人做个顺水人情。我爸妈的学生就经常把余下的好地盘友情赠送给我们，这些无功受禄的黄金位置，是我最早享受的VIP待遇。

晚饭时分，大喇叭开始公开发布有关电影放映的官方消息，到天擦黑的时候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，拿着高高低低的木板

凳陆续进场。大家坐在先遣部队事先占好的位置上，掏出衣兜里的红薯干、炒熟的黄豆和玉米粒，你一把我一把地互通有无，一面唠着鸡毛蒜皮的家常，一面等着电影开演。我父母本来一向不支持我们在外面吃东西，可后来见别人递给我们这些小零食的时候盛情难却，又不忍心白占人家的便宜，便叫我们也带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动物饼干去跟小伙伴对换，大家你来我往地沉浸在一团物物交换的和气里，各得其所，其乐融融。

按惯例，正片放映之前通常要放一两个加片，内容多是讴歌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，题材腔调都千篇一律。所以坐在放映机正前方的人，常常无聊地把手里的蒲扇、帽子之类伸到放映机的光柱上，接着便热切地在银幕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截影子，他们在人们厌烦的埋怨里坚强地得意着，仿佛在那一刻，自己就是当场的银幕之星。

等孩子们把兜里的玉米、黄豆吃得见了底，电影也就差不多演完了。可是这些坚硬的小东西不仅嚼起来费牙口，消化起来还费肠胃，贪吃的孩子常常因此弄得消化不良。到第二天的课堂上，大大小小的放屁声此起彼伏，有的响如战鼓，有的摇曳生姿，但每一个新款的震撼发布都会惹得全班哄堂大笑，让老师伤透了脑筋。我还记得每一声响屁过后，“近水楼台”的人总会掀起鼻子抱怨着骂几句，而作俑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清白无辜要拼命装得若无其事，结果反而露出了马脚。当然，这些格调不雅的花絮，应当算是关于露天电影的后话了。

流年似水，一晃就是四十多年。现在的电影院，设施越来越豪华舒适，里面放映的影片也越来越制作精良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站在冬夜的北风里，捂着严严实实的棉衣看露天电影时的激情了。那些青涩的年月里，那些有关露天电影的回忆，就像一件闲置多年的大衣，款式虽然过了时，可是拿起来穿在身上，心中依然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和温暖。



河口往事

刘字号

文/王建中

夜里来了戏班，锣鼓一催，三乡九村的人都来了。

这一晚唱的是大戏，连本演，三天的演期，看戏的人就嚷嚷开了。问是谁家的戏东家。戏东家就是请戏班的主家。便有人喊：“刘字号！”

“清宁当，刘掌柜的！”

“刘缸房啊！”

民国初年，一提“刘字号”，河套内外，八百里黄河上下，声名显赫，妇孺皆知。慈禧太后往西安避难时，曾宿刘家，刘天元的后人捐银捐粮，慈禧当即就封刘雨田为辅国员外，刘家从此富甲天下。百姓羡慕某人交好运，便说：看把你能的，天上掉了个馅饼，把你托生在“刘字号”！

清宁当既“刘字号”设在河口的当铺兼钱庄。“刘字号”的店铺遍及河套和晋西北，经营六陈行、钱庄、当铺、杂货、农具、油坊、酒坊，仅土地经营在土默川一地，就有四百多公顷。

财东刘天元去代州的路上，见一个“打玩艺儿”班大冬天宿在野外，煮野枣果腹，问戏班要去哪里，班主说：“听说河口养人，想去哪里讨口饭吃。”刘天元就给了班主一个名帖，说你走吧，到一地，你拿此帖找刘字号的店铺，会受到优待。

班主每到一地就拿了帖子去找“刘字号”店铺，一路食宿很好，就一店一场戏，一路向河口来，直到冰消雪融才走到河口来，可见“刘字号”店铺之多。到了河口，就在清宁当门口打起了“坐腔”。适逢清宁当办事宴，掌柜的见戏班穿着破破烂烂，就给每人量身做了一身新衣裳，男女各式。就是这个善举，却催生了“二人台”舞台艺术，“打玩艺儿”班由此脱胎换骨。

清宁当办事宴那天，“打玩艺儿”班穿上了新衣裳，破天荒化了妆，为感谢刘掌柜的知遇之恩，自编自演了《财神爷刘财东》，演出效果出奇的好，引起了轰动。由此，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落在了清宁当的后院，这可能是二人台走向戏剧化的肇始之端。

每年秋收，“刘字号”要雇请大量民工收秋，为厚待民工，一日三餐，中午必是豆腐粉条汤和油炸糕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个传统规矩，粉汤油糕也在托克托县流传开来，由此成为传统名吃，现在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比之托县炖鱼，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不知要厚重上多少。

